

丹尼尔·斯蒂尔选集

爱的代价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杨贵山 斯顾祝 邓颖 译
谢忠明

山东文艺出版社

爱的代价

(美)丹尼尔·斯蒂尔著

杨贵山 顾祝标 谢忠明 邓颖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济南

爱的代价

〔美〕丹尼尔·斯蒂尔著

杨贵山 顾祝标 谢忠明 邓颖 译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25 23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5329—0207—2

1·181 定价：3.00 元

内 容 提 要

女主人公贝蒂娜偿还父亲的债务后，在生活无着时，她父亲的挚友出版商伊沃收留了她，在共同生活中，他们之间萌发了爱情，摒弃了年龄的差距，19岁的贝蒂娜与62岁的伊沃结了婚。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贝蒂娜到一个小剧团去工作，剧团的男主角安东尼拼命追求她，在安东尼的劝诱下，他们同居了，伊沃和她友好地分手了。但安东尼占有她的肉体后又无情地抛弃了她。贝蒂娜遭此打击，绝望之下服药自杀，被热心的医生约翰先生救活，在约翰的精心照料下，她很快恢复了健康，并委身与他，为他生了儿子，但约翰又弃她而去。

本书从各个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揭露了美国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作品文笔流畅、人物心理刻画细腻，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从三次婚变展示了美国妇女的境遇及其心理状态，读来令人不忍释卷，引人深思。

贝蒂娜·丹尼尔斯环顾着粉红色的大理石洗澡间，叹了口气，接着又笑了。她刚好有半个小时的空闲。她是很会利用时间的。她已从一个女孩子、一个小学生和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平常人出落成一只天堂的小鸟，一位美丽的少女。可她从未注意到这些变化，因为她没有时间。尽管如此，她却魔求般地适应了这些变化。十五年来，她一直是父亲的助手，跟随他四处奔波，应付记者，接收来自父亲女友的电信，甚至他在晚上进行广播电视上讲话为他的新作做宣传时，她也在幕后给他以支持。他几乎没有必要为这种宣传而劳神，因为他的七部新作顺利地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之列。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类似的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他很喜爱这项工作。他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来炫耀一番；他喜欢那些合乎他口味的奉承之辞；他还喜欢那些对他痴情的女人，她们常常把他同他书中的英雄相混淆。

用小说中的英雄来迷惑加斯汀·丹尼尔斯真是易如反掌。在某些方面，贝蒂娜已经这样做了许多年。他漂亮，富有魅力。他既精明又幽默，所以人们都非常乐意同他相处。有时，他也会变得自私自利、冷酷无情。不过人们很难记住这些方面。贝蒂娜了解这个男人，因为她是爱他的。从长期以来，他成为她所崇拜的英雄。她的伴侣、她最好的朋友告诉她熟知他的各个方面。她了解他的怪癖，他的罪恶与恐惧。同时也了解他的优点、精明以及他那温和的内心世

界。她毫无保留地爱他，而且明白她将会永远这样做下去。而他却忽略了她，伤害她。他从来就没有想到她在上学，也从未想到她应该看场比赛或者戏剧。他使她相信年轻人都很讨人厌，他硬是把拖着她和他的朋友呆在一起。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伤害着她，只顾自己做着闪光的梦。他从没想到她也应该有自己童年，自己的野餐，自己的海滩，自己的生日晚会以及下午去公园散步。她的野餐是在巴黎的里兹或安斯尼广场上进行的，她的度假海滩在南汉普顿和德维尔，她的生日晚会是同他的朋友在纽约第二十一餐馆或者在贝弗利山的小餐馆里一起度过的，至于下午到公园里散步，他则坚持要她陪他乘快艇巡游。他经常被邀请参加这种巡游。她的生活糟糕得令人无法同情。加斯汀的知心好友经常责怪他不该如此这般抚养他的女儿，剥夺她的权力。贝蒂娜长期和一位性格怪癖的丧偶的父亲拴在一起真是太孤独了。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她到了10岁还仍然是那么幼小天真，不谙世故，睁着一双绿色的大眼睛。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长了不少聪明才智。她19岁时在某些方面还是个孩子，而在别的方面却看到了财富、堕落和挣扎，而两倍于她年龄的男人或女人却很少曾经看到过。在她4岁生日刚过不久，她的母亲死于白血病。她什么记忆也未给女儿留下，只留下一幅肖像挂在餐厅的墙上，甜蜜的微笑，大大的一双蓝眼睛和满头金发。在女儿的身上遗留着塔蒂安娜·丹尼尔斯的气质，但是不多。贝蒂娜看起来既不象塔蒂安娜也不象加斯汀，她只象她自己。女儿部分地继承了父亲那双绿色的眼睛。女儿那双绿色的眼睛同父亲的眼睛很相似。然而，她的头发却是深褐色的。这种颜色很老式，有点象纯法国白兰地酒的颜色。他那高大

骨瘦的身躯同贝蒂娜相比却截然不同。她力单势薄，小巧玲珑，宛如一个脆弱的小精灵。当她把深褐色的头发梳理成柔软的发卷盘在头顶时，她显得更单薄了。

贝蒂娜梳理着头发，迅速地看了看表，还有20分钟。她会准时的。她灵便地进入热气腾腾的浴缸，在里面坐了一会儿，眼睛注视着外边飘荡着的雪花，尽量使自己放松下来。已是11月了，这是第一场雪。

这也是他们在这个“季节”里举行的第一次聚会。正因为如此，这次聚会一定得成功，而且是会成功的。她对这次聚会非常细心。她脑子里又检查了一遍客人名单，看看是否有人由于下雪不能前来。不过，她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她父亲的

最亲密的朋友——伊沃·斯图尔特。伊沃很敬慕加斯汀·丹尼尔斯的才华，但是，由于加斯汀从不关心贝蒂娜，也从未想到她是那样地崇拜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注意力和表扬对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许多年来，伊沃一直对他大为恼火。为此伊沃经常发表些意见。而加斯汀只是大笑一阵，摇着头，向他的朋友挥挥他那指甲修饰得漂亮的手。

“你别犯傻了。她喜欢为我所做的一切。她从中得到许多乐趣：组织聚会，随我去看展览，去瞧瞧有趣的人们。如果我要告诉她我是多么赞赏她所做的一切的话，她会感到不自在的。她知道我对她很赞赏。有谁不明白呢？她工作做得非庸出色。”

“那好，你就应该告诉她。伙计，她是你的秘书，你的管家，你的公关小姐——她做了一个妻子要做的一切，甚至还要多。”

“应该说是多得多！”加斯汀大笑着说。

“我可不是开玩笑。”伊沃面孔严肃起来。

“我知道你不是开玩笑。这也未免太过份了。你对这个姑娘过于担心啦。”伊沃没敢指责他对她不关心，因为他不清楚加斯汀本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

对伊沃来说，加斯汀有他自己的一套处世原则。这同伊沃更为认真的世界观大相径庭。不过这也是伊沃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他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纽约邮报》的出版商。他已不再年轻，比加斯汀老。他失去了一位妻子，又离了婚，而且决意永远不要孩子。他认为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他已经62岁了，但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除了他在看见贝蒂娜的那些时刻外。

在他的内心世界似乎有某种东西在溶化。有时看到贝蒂娜，他会怀疑不要孩子是不是一个错误。但是，现在不会有什么麻烦了。现在来考虑孩子问题已经太晚了，而且他这样生活满幸福的。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和加斯汀·丹尼尔斯同样自由自在。

他们两人一起步入音乐会、剧场和舞会。他们也偶尔去伦敦度周末，或者7月在法国南部呆上几个星期。他们拥有许多才华出众的朋友。正是由于这种牢固的友情才消除了几乎全部的怨恨，能使他们自由发表反对或赞同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伊沃能够敢于直接发表有关加斯汀对女儿态度的意见的原因。最近这种话题又出现在拉格特——巴斯科餐馆的舞宴上。

伊沃责备加斯汀说：“假如我是她的话，老伙计，我就离开你，远走高飞。她从你这里得到些什么？”

“仆人、舒适、旅行、漂亮的朋友，还有价值2万美元的服装。”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伊沃打断了他。

“这都是些什么？你以为她真的在乎这些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加斯汀，看看这个姑娘，她多么可爱，可是一半的时间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度过的：梦想、思考、写作。你真的认为她喜欢那些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花梢的废物吗？”

“她当然喜欢，她的一生都会拥有这些。”她的童年同加斯汀的童年完全相反。加斯汀在贫困中长大，通过写小说和搞电影剧本创作才挣得几百万美元。他的日子有苦也有甜，而且还有一些极其维艰的时期。但是，这些年来，加斯汀只在一个方向上投资，即往上爬。他把自己周围的财产视为生命，它使他明白他是维。现在他的目光越过午宴后的浓咖啡杯子。

注视着伊沃。“没有我给予她的一切，她连一个星期也无法活下去，伊沃。”

“我可不敢肯定。”伊沃对她比对她的父亲更有信心。总有一天，她将成为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女人。伊沃·斯图尔特每当想到这儿，就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

贝蒂娜迅速用织有花押字①图案的浴巾揩干身子。她知道她得赶紧点。她已经备好了衣服。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淡紫色水质丝绸紧身裙，从她的双肩一直到踝部，犹如一件柔软可体的管子。她急匆匆穿好衣服，小心地蹬上那双颜色相宜的紫色镀金细高跟皮鞋。单单就衣服来看就已经是光彩夺目了。她最后一次抖抖她那深褐色的头发，又一次欣赏了一下衣服，看看眼脸上的颜色是否同衣服的颜色完全相同。她在脖子上系上一串紫水晶项链，另一串系到手腕上。耳坠上的小钻石闪闪发光。然后，她轻轻拿起那件深绿色的天鹅绒束腰外衣，披在紫色丝绸裙子上。那束腰外衣透出紫色线条，发着亮光，犹如一首紫丁香与焕发着生命力的深绿色相交织而成的交响曲。这是一身令人激动不已的漂亮套服，是她父亲去年冬天从巴黎给她带回来的。可是，她穿着这套服装同一条旧的，褪了色的牛仔裤一样洒脱、自然、朴素。从镜子里对这套服装恭敬地欣赏一番后，她居然能忘掉她已经把它穿在身上这个事实。而这正是她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她脑子里装着上千种别的事情。她朝着舒适的法式乡间卧室望了望，确信已经放下了旺旺的火炉门前的门帘。最后又朝窗外望了望，雪还在下着。第一场雪总是这么美丽。她微笑着很快

① 又称交织字母。姓名或公司名等起首字母相互交织成的图案。

地来到楼下。

她得检查一下厨房，看看为聚会准备的餐具是否都齐全了。餐厅布置得真象是一件杰作。她看到沿着长沙发摆着的无数银制大浅盘丰盛的糖果撒落满地，好象是一次假日宴会，她微笑了。起居室收拾得井井有条。她叫人把书斋里的家俱搬走，乐师们准备在里面演奏。仆人们个个精明强干。整套房子看起来是那样的圣洁。一个一个单间里摆满了具有珍藏价值的路易十五时期的家俱、大理石壁炉架、无与伦比的青铜艺术品以及各式各样的镶嵌珍品，令人惊叹不已。锦缎是淡紫色的。紧靠天鹅绒挂毯摆着牛奶、咖啡、杏子或者桃子。整个房子洋溢着温馨和爱意。贝蒂娜的爱好处处表现出来，她对此一点也不怜惜。

“我的天，你真漂亮，亲爱的。”她顺着他声音方向转过头去，停了一会儿，她的眼里带着温情和微笑。“那不是我去年从巴黎给你带回来的那件东西吗？”加斯汀·丹尼尔朝女儿笑了笑，她也报以回笑。只有她的父亲才会把花巨款给她买的华丽套服称为“东西”。

“是的，我很高兴你喜欢它。”接着，她犹豫了一会儿，几乎有点害羞。“我也喜欢。”

“那太好了。乐师们都到齐了吗？”他的眼光已越过她朝那间木板结构的大书斋望去。

“他们准备好了，我想他们可以随时开始演奏。你要来杯酒吗？”他从未考虑过她的需求，相反，她却总是常常为他着想。

“我想等会儿再说。上帝，我今天很累。”他在舒适的安乐椅中伸开手足躺了一会儿。贝蒂娜注视着他。她本可以告

诉他她也很累。那天早晨，她6点钟起床，开始办理聚会的有关细节。8点30分去上学，放学后跑着回家，洗了澡，换了衣服，检查一下是否都已妥当。但是她没有对他讲。她永远也不会这样做。

“你正在写一本新书是吗？”她深情有趣地望着他。他点点头，然后朝她微微一笑。

“你总是很关心那些书，对吗？”

“当然。”她温柔一笑。

“为什么？”

“因为我关心你。”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

“当然不是。那些书很有意思。我挺爱读。”随后，她站起身来，轻轻笑出声来。她弯下身子在他额上吻了一下。

“我也正巧爱你。”他笑着回答，轻轻拍拍她的胳膊。一听见门响，她朝门口望去。“好象有客人来了。”但是，她突然又担心起来，他显得比平常累。

不到半个时辰，大厅里簇拥着许多客人：有的在笑，有的在交谈，有的喝着酒，有的精明，有的风趣，有的刻薄，也有的这三者兼而有之。女人们穿着彩虹般的夜礼服，佩带珠宝首饰；众多的男人系着黑色的蝴蝶结，洁白的衬衫前胸饰着珍珠母、玛瑙、蓝宝石和钻石。人群中有差不多近百张著名的面孔。除了这近百位交情深厚的著名人士外，还有二百多位不相识的人。他们喝着香槟酒，吃着鱼子酱，随着音乐舞蹈，寻找着加斯汀·丹尼尔斯的身影或者他们希望看到或相遇的其他什么人。

贝蒂娜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她往来穿梭，关注着事情平

稳地进展。她观察着被介绍的客人，并以香槟酒和美食款待他们。她细心地发现父亲喝着他的苏格兰酒，尔后又喝着他的白兰地，还总是雪茄不离手。她留心与父亲保持一段距离。当他似乎要与某个女人调情时，她就立刻把刚刚来到的重要客人引荐给他。她对这种作法很精通。伊沃认为她比大厅里任何一个女人都漂亮。他多么希望她是他的孩子，而不是加斯汀的孩子。他的这种想法已不是第一次了。

“看得出，贝蒂娜，你还是象往常那样忙。厌烦吗？或者想不想躺一会儿？”

“别发傻了。我乐意干。”但是他看得出在她的眼睛下边隐隐出现疲劳的痕迹。

“你想再来杯酒吗？”

“别再把我把成客人了，贝蒂娜。你乐意同我一起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吗？”

“也许晚些时候。”

“不行，就现在。”

“那好吧，伊沃。”她注视着伊沃那张爱了多年的慈祥的脸上那双深蓝的眼睛，并让他带着自己来到靠窗子的一个座位上。他们坐在那里默默地欣赏了一会儿雪景，然后，她把目光转向他。他那满头银发修饰得比以前更加漂亮了，伊沃·斯图尔特总是那样潇洒。他总是那么仁慈、高大、瘦弱、漂亮而且富有活力。他那双蓝眼睛总好象要笑出来似的，还有那两条她从未见过的颀长的腿。她小时候总叫他大个伊沃。她慢慢皱了皱眉头，显出担心的样子。“你注意到爸爸今晚显得特别疲倦了吗？”

伊沃摇摇头。“没有。不过我注意到你很疲倦。出什么

事啦？”

她笑了笑。“只是由于考试。你为什么总是注意每件事？”

“因为我爱你们两个。有时你父亲会成为一个十足的蠢人，什么也不注意。作家！他们只知道写作。你就是跌倒死在他们脚下，而他们却从你身上一跃而过，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第十五章第二部分的内容。你父亲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

“不对。他写得更好。”

“我想这只是个借口而已。”

“他不需要什么借口。”贝蒂娜说得很轻松。伊沃的目光与她的相遇了。“他在写作上很伟大。”即使他不是最完美的父亲，他却是个伟大的作家。她是这么认为的。可是这些只是一个一个的词组，她却从来没有说出口来。

“你在你的工作上也很伟大。”

“谢谢你，伊沃，你总是拣漂亮话说。不过现在”——她不情愿地站起身来，理了理衣服——“我得回去当女主人啦。”

聚会一直进行到凌晨4点钟。她慢慢上楼时，感到浑身酸疼。他父亲和二、三个老朋友还在书斋里。不过，她总算是完成了她的工作。仆人们已把杂物收拾完毕。她给乐师付了钱，并打发他们回了家。她吻了最后一批客人，向他们道了谢。女人们披上貂皮大衣被丈夫领着上了停在外边雪地里里的轿车。贝蒂娜缓缓地向自己房间走去，停了一会儿，又朝外边望了一眼。外边真漂亮，宁静的城市披上了一层银装。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她小心翼翼地脱下那件套服，放回到衣架上。换上粉红色的丝绸睡衣，便一头倒进个人早已为她铺好的饰有花纹的被子里。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又把晚上的事情回顾了一遍。聚会进行得很顺利。聚会总是顺利的。她睡意朦胧地叹了口气，又琢磨起下一次聚会来。父亲说是下周，还是下周的下周？他对今晚的乐师满意吗，她竟忘了问他。还有鱼子酱……鱼子酱怎么样……是否同……一样好呢？她的视野越来越小。她又叹了口气，便进入了梦乡。

“别忘了今天同我们一起吃午饭，中午在第二十一餐馆。”她一边读着便条，一边喝完了咖啡，拿起那件深灰色大衣披在身上准备去上学。她上身穿着件海军蓝羊毛衫，下身穿着海军呢便裤，她希望她的靴子能够防雪。她急忙拿起一支笔在便条的另一面写了几句话。

“我真希望来，不过，对不起……祝你们过得愉快。晚上见。亲爱的。贝。”

整整一个星期来，她一直不停地对他谈有关考试的事情，可还是不能指望他记住她生活的细节，他已经开始构思下一本书了，只这足够了。她在学院的生活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了。道理很简单，而她也不在意。同她与他的生活相比，其它事情真是太平淡无奇了。她内心深处确实感到正规的学院生活使她觉得非常清新。但是，对她来说，那似乎显得特别遥远。因为在学校里，她总是感到

自己处于旁观者的位置上。她从不参与任何事情。已经有那么多人知道她是谁。这使她成了一个谜，成为众人注目之的，成为男孩子迷恋的对象。但是，她却认为自己不配引起他人的兴趣。她不是那个作家（意指她父亲——译者注），她只是他的孩子。

她轻轻关上门，上学去了。她在脑子里快速浏览着为考试而准备的笔记。对于她来说，只睡两个半小时的觉，要想打起精神来真是太为难她了。不过，考试结果很好。她总是能够应付得过去。她的各科分数相当高，这使她很快忘掉了其它事情。她不清楚她为什么被父亲说服继续上学。她想要做的是在某个地方找个角落去写她的剧本。这就是她所希望做的，而且只有这个……。当电梯来到第一层时，她朝自己咧嘴笑了笑。她毕竟还有更多的梦想。她想写一部轰动世

她今天早晨给我留了个条子，说是什么考试。我真希望这只是全部原因。”

“你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希望她不要同学院里的那些笨蛋搅和在一起。”他们俩都明白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男人闯入她的生活。加斯汀不给她时间。

“你希望她独身过一辈子吗？”伊沃越过他的马丁尼酒杯迷惑地看着她。

“不。但是，我希望她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

“是什么促使你认为她不能呢？”伊沃关切地注视着他的朋友。他看得出他眼睛里带着倦意。那天晚上贝蒂娜已经向他提起过。

“女人总是不能做出聪明选择的，伊沃。”

“那我们就能吗？”他逗趣地说。“你有理由怀疑她已经结交某个人了吗？”

加斯汀·丹尼尔斯摇了摇头。“没有。不过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我憎恶那些只为奸污女孩子才上大学的小杂种。”

“你是指象你这样的？”伊沃咧着嘴笑了。加斯汀恶意地瞪了他一眼，又叫了一份苏格兰酒。

“别介意。我今天特别高兴。”

“坠入情网啦？”伊沃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我不知道。也许是吧。自从昨天晚上以来，我的胃消化不好。”

“显然是上了年纪啦。”

“你难道今天还不够潇洒吗？”加斯汀瞥了他一眼。伊沃